紀文達公遺集

紀文達公遺集卷第十一

孫樹馨編校

書後

書毛氏重刊說文後 二則

自李燾說文五音韻譜行於世而說文舊本遂微流俗不考或誤稱爲徐鉉所校許愼書琴川毛氏始得舊本重刊之世病其不便檢閱亦不甚行其板近日遂散失然好古之士固寶貴不置也此書爲字學之祖前人論其得失甚具其相承增改之故徐鉉所記亦甚詳惟書中古文籀文李壽燾據林罕之說指爲晉幟令呂忱所增

入其論頗疎考愼自序云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其語甚明又云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其數亦具在則罕所稱呂忱字林多補許氏遺闕者特廣收說文未收字耳非增入說文也字林今雖不傳然如廣韻一東韻烔字䆳字四江韻噥字之類注云出字林者皆說文所不載是其明證壽藎考之未詳也巳卯正月

二十五日閱通考所載五音韻譜前後二序書

孫愐唐韻世無傳本獨此書備載其反切唐代韻書之音聲部分粗可稽考康熙字典所載唐韻音某者皆自此書采出非眞見孫愐韻也則此書之可貴不但字畫

訓詁之近古矣

書明人重刊廣韻後 三則

廣韻五卷明時內府所刊行顧亭林重刊於淮安者即此本也大體與張氏所刊宋本廣韻相類惟獨弁以孫愐唐韻序及二十文二十一殷各注獨用爲不同考唐人諸集以殷韻字少不能成詩往往附入眞諄臻如杜甫東山草堂詩李商隱五松驛詩不一而足然絕無與文通者說文所載唐韻反切殷字作於身切欣字作許巾切直用眞諄臻中字爲切脚可知殷不通文猶是唐人部分且殷字爲宋廟諱故殷芸改稱商芸殷文圭改

稱湯文圭其餘宋韻存於今者無不改爲二十一欣此本猶標殷字必非宋書故余跋張本廣韻頗以切韻唐韻宋時皆名廣韻疑此本卽孫愐書雖無確證然孫愐以後陳彭年以前修廣韻者猶有嚴寶文等三家斷以殷之一字決爲未經重修之本則似可據也注文相同蓋卽丁度所譏多用舊文者彭年等所修玉篇較舊文亦無大增損可以互證其文似經刪削朱竹垞謂明代中涓爲之然考東字下張本注曰舜七友有東不訾此本誤作舜之後有東不訾黃公紹韻會所引乃同此本則此本元時已然不必出自明代中涓矣緣二本並行

頗滋疑惑故畧爲考證書之卷末

同年王舍人琴德博雅士也藏有元人所刊小字廣韻與此本正同卷末稱乙未歲明德堂刊不著年號而字畫板式確是明以前書內匡字韻下十二字皆缺一筆蓋因麻沙舊本翻雕而改補宋諱未盡者益信當日郎有此本非明代中涓所刪矣

余得王舍人元槧廣韻知此本確爲宋代舊書然終以不著年號爲疑後閱邵子湘古今韻畧目錄十二文下注廣韻文般各獨用例言又曰宋槧廣韻五卷前有孫愐唐韻序注簡而有古意然則此爲重刻宋本無疑矣

書張氏重刊廣韻後 二則

廣韻定於宋既而宋祁等議其有誤科試終宋之世廢不行其得存於今者幸也此本爲吳郡張氏所翻雕書中已缺欽宗諱蓋南宋槧本陳氏書錄解題曰廣韻五卷中興書目言不知作者按國史志有重修廣韻景祐集韻亦稱眞宗令陳彭年邱雍等因陸法言韻就爲刊益今此書首載景德祥符勑牒以大宋重修廣韻爲名然則卽彭年等所修也據其所言與此本正合注頗冗雜故丁度集韻稱彭年雍等所定多用舊文繁畧失當又譏其一字之左兼載他切既不該盡徒釀細文姓望

之出廣陳名系既乖字訓復頫譜牒潘次耕序乃以注文繁複為可貴過矣別有明時刊本大體畧同惟二十文二十一殷各注獨用與此本異考唐志宋志皆稱陸法言廣韻五卷則切韻改稱廣韻已在宋前此本不曰新修而曰重修明先有廣韻也明時所刊疑為未經重修之舊本故殷不改欣直犯廟諱文不通殷唐時部分未移又晁氏讀書志曰廣韻五卷隋陸法言撰其後唐孫愐加字前有法言長孫訥言孫愐三序則當日唐韻亦兼廣韻之稱愐書雖不傳然徐鉉校說文解字注中反切明言用愐舊音今考其九千三百餘字之中與廣

韻異者纔數處知唐韻廣韻相去無多多用舊文良非虛語又疑明時所刊乃取孫氏之書而節刪其注文其獨冠以唐韻之序未必無所受之也西河毛氏常以二本互異議廣韻之不足憑因爲考列諸書附識於左已卯正月二十日書

明內府所刊廣韻注文頗畧竹垞以爲中涓欲均其字數故刪削其文乾隆癸巳余在書局見官庫所藏至元乙未小字刊本與明內府所刊一字不異乃知中涓刪削之說出於竹垞之臆撰次耕謂歷代增修雖有切韻唐韻廣韻之異而部分無改唐宋用以取士謂之官韻

說亦未然考封演聞見記唐代場屋用陸法言切韻其通用獨用乃許敬宗所定無遵用孫愐之明文宋則以禮部韻畧試士今其書尙存廣韻集韻均未用之於科舉又東軒筆錄稱賈昌朝奏改併窄韻十三部許舉子附近通用是宋韻部分亦與唐殊均爲考之未審也丙午七月二十四日偶閱舊題因疏所未及於此時年六十有三距舊題已二十八年矣

書禮部韻畧後 二則

禮部韻畧宋入科試官韻也亦曰省韻亦曰監韻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曰禮部韻畧五卷皇朝丁度等撰元祐

中孫諤蘇軾再加詳定今考下平聲併嚴於鹽添併凡於咸銜全用集韻之例信出度手又郭守正校正條例稱紹興中省韻載三十六桓此本已避諱作歡蓋景定中重刊補注之所改非有二本也收字頗狹然應用者已畧備注亦簡明蓋其時慎重科試雖增添一字亦必奉詔詳定而後入且注明續降補遺不混本書故其書謹嚴不支蔓較諸韻爲善本云

此書宋代行之最久莫敢出入雖通用獨用之例視唐人稍殊然部分未亂猶可稽考毛晃增韻始倡爲支微魚虞當合麻馬禡車寫借當分之論劉淵所定壬子新

刊禮部韻畧遂盡廢二百六韻之部分併爲一百有七古來文般鹽添咸銜嚴凡之界限遂不可復見世俗樂其簡易承用至今村塾荒傖且有堅信爲沈約書者道聽塗說不可復正幸而此書尚存得以考淵併省之所自則其有關於韻學亦不在廣韻下也

書浦氏史通通釋後二則

史通號學者要書其間精鑿之論足拓萬古之心胸而迂謬褊激之處亦往往不近人情不合事理固宜分別觀之長夏畧爲刪削以朱紫綠三色點之輕議古人自知庸妄然子元敢於詆孔子則踵而效者于元亦不能

皆矣

浦氏此注較黃氏本爲詳所評亦較黃爲精審惟輕改正文及多作名士誇詐語是其所短耳

書八唐人集後

二馮才調集海內風行雖自偏鋒要亦精詣其若心不可沒也第主張太過欲舉一切而廢之是其病耳此八家詩是小馮手迹與才調集看法正合著語不多當是几硯閒隨筆所就者許昌集尾有鈍吟自署嘗以示蒙泉太史亦定爲眞迹不疑云

書韓致堯翰林集後二則

致堯詩格不能出五代諸人上有所寄託亦多淺露然而當其合處遂欲上躪玉溪樊川而下與江東相倚軋則以忠義之氣發乎情而見乎詞遂能風骨內生聲光外溢足以振其纖靡耳然則詩之原本不從可識哉

陽和陰慘四序潛移時鳥候蟲聲隨以變詩隨運會亦莫知其然而然論詩者不逆挽其弊則不足以止其衰不節取其長則不足以盡其變詩至五代駸駸乎入詞曲矣然必一切繩以開寶之格則由是以上將執漢魏以繩開寶執詩騷以繩漢魏而三百以下且無詩矣豈通論哉就短取長而纖靡鄙野之習則去太去甚焉庶

幾乎酌中之制耳

書韓致堯香奩集後 三則

香奩一集詞皆淫豔可謂百勸而並無一諷矣然而至今不廢比以五柳之閑情則以人重也著作之士惟知文之能傳人而不知人之能傳文於此亦可深長思矣

閱翰林集竟因併此集點閱之並識其末

身列士林而詞效俳優如律之以名教則居然輕薄子矣然而唐室板蕩之時視長樂老之醇謹其究竟何如也九方臯之相馬也取之於牝牡驪黃外有以也哉

香奩之詞亦云褻矣然但有悱惻眷戀之語而無一決

絶怨懟之言是亦可以觀心術焉

書黃山谷集後五則

涪翁五言古體大抵有四病曰腐曰率曰雜曰澀求其完篇十不得一要之力開䆗奧亦實有洞心而駴目者別擇觀之未嘗無益也

七言古詩大抵離奇孤矯骨瘦而韻逸格高而力壯印以少陵家法所謂具體而微者至於苦澀鹵莽則涪翁處處有此病在善決擇耳但觀漁洋之所錄而菁英亦畧盡矣

涪翁五言古律皆多不成語殆長吉所謂強回筆端作

短調耶五六言絕大抵皆粗莽不成詩

浩翁七言絕佳者往往斷絕孤迥骨韻天拔如側徑峭崖風泉泠泠然粗莽支離十居七八又作平調率無味人固有能不能耳

東坡評東野比之於蟹螯子謂山谷亦然然於毛骨包裹中剔得一臠自足清味未必遜屠門大嚼也要在會心領畧耳

書蔡葛山相國延禧堂壽言後

吾師葛山先生以通儒碩學遭逢

聖代仕宦五十餘年躋身台輔投老懸車蓋早宣黼黻

之謨既適林泉之樂
恩榮終始實近代罕儔迨壽屆九旬康強如昔士大夫
僉曰公之福公之德也抑天地山川之氣必昆侖渾厚
發育滋榮而後松柏茂必清淑靈秀蟠結孕育而後卝
金璞玉出此實
國家之上瑞非第公一人一家之慶也於是相與作爲
詩歌表章其盛公子千之舍人彙爲一集而屬昀跋其
尾昀老門生也從公游最久辱公知亦最深竊謂閩中
學派蔡氏爲遠西山九峯父子皆結契紫陽明代虛齋
亦醇儒稱最

本朝聞之先生接李文貞之後蔚爲士宗
舊學甘盤宣諸
綸綍儒者以爲至榮公以猶子承家學入直
禁廷後先濟美平生温厚和平圭稜不露而孤清自守
賓介介不踰尺寸沈默簡重無事不多發一語而遇所
當言則未嘗遷就以是負天下之重望
九重亦倚毗焉或惜公抱經世之畧未能敭歷封疆一
試盤錯爲未盡展道學之藴昀謂士大夫位登卿相爲
國股肱於朝局賢姦之辨不得不爭於事幾利害之交
不得不論此聖賢之定理也如上遇

聖主百度肅清而必嘵嘵焉務見所長立己之功而反撓國是是豈聖賢之所許哉王安石輩弊正坐此公穆然不見有爲之迹是道學而能祛道學之弊人烏乎識之我

太上皇帝知周萬物如日中天凡廷臣隱微之忱無不坐照簡公於庶僚之內置之

禁籞登之

綸扉至今致政閒居

恩禮有加於往昔非公之立志立身確有上契

天心者烏能如是哉然則觀是集也非惟見公之福澤

足爲
國瑞併公所以致是福澤者亦灼然可思矣

書李杏浦總憲年譜後

乾隆辛亥正月左都御史杏浦李公卒於官孤子之栻等以公生平篤實不欲以世俗粉飾之文違其素志而又不忍先德之弗傳乃刊公手著年譜以存出處之大概屬余校定余讀竟喟然曰昌黎稱銘人如銘己知人銘不如己銘之確也公與余同出陳白厓先生門又同在翰林不數日輒相見乙巳以後余與公並老矣同在九卿又不數日輒相見中間宦轍南北不數相見然聲

息恒相聞故公行事余知之爲悉卽公未仕以前學問之始末家庭之聚散功名之得失亦往往於爐香杯茗之前追述當年爲余話舊余知之亦悉今觀是譜與余夙昔所見聞如重規疊矩蓋無一字粉飾於其間公之立心於是可見公諸子能以公之心爲心於是亦可見矣嘗觀古今記載之文眞與僞參半然僞者鋪張揚厲震耀一時究之天下之人有耳目後世之人有考證是是非非終不可掩其眞者雖無意於表暴而天下之人有耳目後世之人有考證或以一二事傳或以一二語傳亦終不可掩也然則公作是譜其不求傳而自傳乎

余爲跋尾亦竊附中郎之作有道碑也

書吳觀察家傳後

蕭林少宰作吳觀察家傳述端末甚悉惟觀察在甘肅時事以未目覩弗能詳觀察弟香亭太常以余嘗從軍西陲過而叩余余亦弗能詳也然憶庚寅之冬余奉檄勘田吉木薩屯田千總趙俊隨余馬行詢其里貫曰寧夏遂次偶詢及公俊亟頷手稱良吏詢其事狀則不能有所舉恠而詰之則曰寧夏西界賀蘭番與漢共處又重鎭也兵與民共處回人之聚而滋者又與兵民共處其事恒緐待有事而理之是治病於已形也調劑措置

俾釁不作是醫於未病之先不見功而功莫大焉吳公惟無事狀所以爲良吏語竟視其色慨然如有所思者盬公時已擢肅州道矣又憶是冬在烏魯木齊先後得公二牒一爲其子游塞外而其父病乏養者一爲其夫游塞外而其婦無依者均移文促之歸余飭吏治牘吏俯而笑曰吳公何瑣也余告之曰吳公兼轄關內外其官尊矣一病翁一貧婦失所皆能自達於官則四境之痌瘝無一不得達於官可知也一病翁一貧婦失所而官肯爲之移文四千里外則耳目之下必無廢事亦可知也趙俊之言其信乎後余蒙

恩賜環公方赴巴里坤勘屯田事相遇於闊石圖嶺共宿軍臺余舉前事語公公謙謝弗遑然意以余為知己也詰旦告別遞相勸勉而行謂相見當有日不料甫七八年遽讀公傳求公政績不得其詳惜當時對牀竟夕不及備詢在官始末今日為公書此一二逸事綴諸傳末嗚呼亦可以想見公矣

書鮑氏世孝祠記後

蘇明允作族譜稱觀是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自末而溯其本則百世之祖宗皆此身之所自出知為此身所自出則至遠者亦至親不期孝而自孝矣自

本而究其末則九族之子孫皆一人之所漸分知爲一人所漸分則至踈者亦至親不期弟而自弟矣然與其理不如實見其事爲易於觀感觀感於天下之人不如近得於先人之家法尤信而有徵鮑君肯園嘗續修族譜經緯分明源委通貫較蘇氏譜爲詳密余嘗爲序之今復裒集歷代以來先世之以孝行傳者别建專祠使族姓知所效法無忝所生因而籌畫經費設立規條以贍貧乏敦雍睦是不特有蘇氏族譜之志併兼有范氏義田之法矣讀所自記殆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者歟余初未識公然與公之子樹堂友稔聞公慷慨向義

善行不可枚舉初謂公天性豪邁散財濟物落落有大丈夫氣耳今觀公是舉乃知敬父母所敬無不敬愛父母所愛無不愛有子務本之言具驗於是公之識量遠矣公之學問亦深矣豈徒揮金結客與俠士爭後先哉因書公自記之後俾論者有考焉

題姚姬傳書左墨溪事後

堅若卓絕之行多生於憂患之中尋常孝友則本分事耳然本分之中有骨肉不以相期望鄉閭不以相責備而纏綿篤摯務自行心之所安若有所必不得已者雖其志不在立名第以為適盡其本分然本分之中已加

人一等卽謂之堅苦卓絕可矣夫失偶不娶或以老或以貧皆常事也曌溪年未至老貧亦未至不能聘一婦徒以食指繁多不欲以養妻子之力分養父母兄弟之力遂以血氣未定之年毅然絕室家之樂非天性足勝其私情能若是久而不變乎善事繼母世俗以爲難君子不以爲難也曌溪非惟善養繼母且以養繼母之故至於厚幣招之亦不肯遠離此非特繼母如母直併如母之見亦無矣雖君子能不以爲難乎且夫堅苦卓絕之行或往往過中失正不近人情曌溪有兩弟弟又有子不娶不至妨似續其非務爲詭異不顧其安可知其

事繼母也不以定省服事之文而惟以不忍就遠館不就遠館固常事不足駭俗其非塗飾耳目苟求聲譽亦可知也然則墨溪其古之獨行歟余感墨溪能爲人所不能爲而姬傳之文又足闡發其隱微讀之使孝弟之心油然而生因題數語於後以著墨溪非矯激姬傳非標榜焉

書周泊園先生游三笑亭詩後

右湖口周泊園先生游三笑亭詩壬子八月得覩於鶴堂編修處前輩風流宛然親挹或以詩通用眞庚侵三部爲疑余謂古韻如聚訟古韻實亦多端但有所根據

則可互同調本不相協而東方朔據楚詞楚詞據周雅論者不以爲非也離騷肇錫余以嘉名與字余曰靈均非庚眞通用乎至眞侵通用則吳棫韻補所注也又何疑焉

書蔣秋吟考具詩後

橘花詩始見漢末是詠物之祖詠器具詩如燭籠鏡臺之類頗見於齊梁其詠一家之器具連章駢作則天隨子其權輿矣元人敷衍動至百篇頗爲該備近人搜索纖微至繭虎簝鶴亦入賦詠然未見詠及考具者豈非索諸六合之外而失諸眉睫之前歟辛亥七月偶於姻

家陳君聞之處見此冊雒誦再三喜其點化故實筆有鑪錘而寄託又復深遠使遇皮陸兩翁拈毫對壘未知古今人孰勝負也因題數語於冊末以質當代之稱詩者

書漢瓦當搨本後二則

同年王司寇蘭泉官西安時以未央宮瓦數片見寄惟此一片裂爲二搨墨刻者李生家於西安知士人僞造漢瓦狀甚悉余使徧視諸瓦皆不語至此裂瓦始嚬蹙太息曰眞二千年外物也伊子墨卿嗜古成癖乃從余乞去束以銅而琢爲硯余旣爲銘之矣墨卿搨摹其文

將求博雅君子詠歌之因爲書其始末如左
老硯工方某言古人作瓦不爲硯計凡細如澄泥者僞
也然瓦必堅緻始入土千歲不朽爛凡鬆脆粗疎多沙
眼者亦僞也所論頗入微觀此瓦益信方又言漢印漢
瓦其字多不合六書以皆用隸不用篆又出工匠之手
非士大夫所爲耳觀此瓦漢字（文曰漢并天下）所論亦有見也

書黃庭帖跋尾後　二則

宋搨黃庭經一冊有董香光跋二行連於末頁乾齋相
國以下十五跋及二題名則書於護頁者也本蔣爰亭
所藏爰亭以贈余余嘗以進

呈石庵相國見之曰董跋神采生動是興到之書帖則
僞本宜
祕府不錄也緣諸跋字多殘蝕進
呈時難於裝潢乃獨留香光一跋而以殘頁贈墨卿後
瑶華道人定此帖爲眞本向余索之香光跋遂隨之去
而此殘頁孤行矣賞鑒之家古來聚訟元章長睿攻詰
紛紜余不知書無以定此帖之眞僞姑記其本末俾好
事者知原帖原跋皆尚存或他日劍合延津亦未可知
耳
瑶華道人云此帖墨色黯淡火氣俱無非近代之物且

黃庭刻本見於諸家法帖者從未見此搨苟非宋石此一刻自何而來耶又云吾見黃庭多矣未見如此本之朴拙者石庵或以與他本不類疑之耶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此之謂矣

書劉石庵相國臨王右軍帖後

詩文晚境多頹唐書畫則晚境多高妙倪迂寫竹似蘆石田翁題詠之筆每侵畫位脫畧畦封獨以神運天機所觸別趣橫生幾幾乎不自覺也石庵今歲八十四余今歲亦八十相交之久無如我二人者余不能書而喜聞石庵論書蓋其始點規畫矩余見之久而擬議變化

擺脫蹊徑余亦見之今則手與筆忘心與手忘雖石庵不自知亦不能自言矣此所臨摹以臨摹爲寄焉耳勿以似不似求之

書陸青來中丞家書後

乾隆戊午余與陳光祿楓厓讀書董文恪公家繼而至者爲竇總憲元調劉侍郎補山蔡殿撰季實劉觀察西野李進士應弦及陸中丞青來課誦之暇輒雜坐斯與堂東廂以文藝相質正諸君各意氣飛揚不可一世青來獨落落穆穆不甚與人較短長或花晨月夕小酌以息勞苦談笑鋒起青來危坐微笑而已然文恪公頗器

許青來後相次登第從仕宦多躋顯達惟青來以清操勁節爲當代所稱文恪公常曰人品自一事功名自一事此世俗之見也礪人品而建功名乃眞功名有功名而不失人品乃眞人品若青來者可謂不負師言矣余少好嘲弄往往戲侮青來青來不爲忤嘗私語季滄洲曰（滄洲名灝杭州人學畫於文恪公文恪公晚年工整之筆多其代作）曉嵐易喜易怒其淺處在此其眞處亦在此也余聞之有知己之感故與青來尤相善今青來久逝余亦衰頽回憶當年宛如隔世忽於令子處見青來家書十三通平生心事隱隱具在筆楮間其於家庭之間一字不苟尙如是後之覽者

益可以見其平生矣人往風微老成凋謝徘徊四顧遠想慨然若斯人者豈易數數覯哉

書王孝承手札後

父族之親莫近於伯叔母族之親莫近於舅氏伯叔之親從父而推者也故以名分之尊申訓誨之道其教易行近乎父舅氏之親從母而推者也故童稚周旋情意本浹可以委曲順導誘掖獎成其教易入近乎母至以舅為師則兼有父道矣然教亦多術不能教不肯教者是無論能教肯教矣而或為經理生計禁止游冶是一道也進而使講習藝文掇取科第以奮身於仕宦又一

道也再進而使曆飫古學或以詞賦名一世或以經術傳後來又一道也至使立身行已不愧古人經世適方具有實用此其教不以常論其人亦不以常論矣余丙辰典試得武陵趙子笛樓初見余恂恂然有儒者風與之言篤實近裏無少年巧宦之習比入詞館仍循謹如寒素間與論世務事事知大體而非老生迂闊之言疑其學必有所受也趙子曰愼畛少孤貧母氏以養而資舅氏以教平時一言一動無不範以規矩或不能面語則長箋短札丁寧往復凡持身涉世無不勉之以古誼今散佚之餘尙存手書數十通裝潢成卷晨夕展閱冀

不忘夙昔之淵源今承詢及敢乞賜以題識以表章潛德可乎余受讀之皆粹然儒者之言其纏綿篤摯使見者藹然以思油然以感父道母道殆兼備焉雖人往風微聲華寥落併其行誼著述亦不甚傳然此數十紙者後世亦可想見其人矣因敬書其後歸之趙子趙子其無忘舅氏之教勉爲其可傳使舅氏藉趙子之傳以並傳於後是則趙子之自爲又不必以余言爲重輕矣

書孝女余氏行實後

忠孝節義之事士大夫多由於學問兒女子多由於性情由學問者或出於有所爲或迫於不得已皆難謂必

無由性情者則自不知其所以然而有不如是則心不安者故賢者之過不免有之謂有他意則非也雷子勿癖以其弟婦余孺人行實相示余慨然曰從來責人子之侍疾無責以割臂者女子侍繼母疾尤斷無責以割臂者孺人此舉非迫於不得已也士大夫好沽名世固有之然自殘肢體以沽名則斷乎不肯且或陳毀傷之戒以爲非孝反以敗名好名者尤斷乎不敢爲况女子乎孺人此舉亦非出於有所爲也然則此舉也不計已志之成否不計人言之是非特心所不忍毅然自爲耳其性情㣲摯不既卓絕矣乎故必謂孺人此舉可爲天

下女子治則不可以繫天下即孺人一身而論則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書秦節婦江氏事略後

嫡庶有別古禮也然孔子删詩於二南錄小星江有汜作春秋書紀叔姬獎善則無以異也世多以陶毋稱閫德考劉孝標世說注引陶氏語則陶毋實亦側室而自古頌美無異詞且有誤引以稱嫡者然則禮之所別名分焉而已至撐拄綱常砥礪名敎庶與嫡豈有別哉且非僅無別已也女之立節難於男庶之立節尤難於嫡能讀書則明理不讀書則不明理自視尊則自愛自視

微則不自愛勢固然耳呂新吾四禮翼曰爲節義而死者雖少雖賤必祔通儒之論足破迂拘節婦之事爲宜大書而特書者可以思矣顧自惟離鸞别鶴青鐙白髮之虞詞不足以爲節婦重故敬書節婦之尤宜表章以告夫好持苛禮者

書徐節婦傳後

士大夫致身通顯足以有爲而碑誌述家庭常事可以不必耳窮居陋巷之儒已不能責之以奇行聖門如冉伯牛何嘗有事實可稱哉至於婦女非遭强暴遘亂離尤不能以奇行見守節撫孤鄖分內無闕事分外無餘

事矣此其事雖若平近然使操苛論者試設身處地果易乎難乎覃溪前輩此文眞千古持平之定論故余不更置詞惟附跋於其末

紀文達公遺集卷第十一

紀文達公遺集卷第十二

孫樹馨編校

策問　書

乾隆己卯山西鄉試策問三道

問士不通經則不適於用經術之貴尚矣今略舉治經之法叩其得失用覲趣向之同異庶得以覈眞材焉易序卦傳本自爲一篇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乃分冠於各卦之首詩關雎篇毛傳本分五章鄭康成乃合而爲三儀禮有古文今文二本賈公彥稱鄭氏作註或從今文不從古或從古文不從今然則治經者篇章字句不妨

移易隨意與抑謹守者是歟公羊傳紀齊桓歸魯汶陽之田其事不見於經文而范甯以為可信穀梁傳戎菽之說其事明載於管子而劉敞以為可疑然則治經者但當斷以大義不尚旁引曲證歟抑考據究不可廢歟春秋書春王正月日南至則春秋用周正已無疑義而左傳所紀晉事時月多差說者因謂晉國用夏正爾雅九州既與禹貢不同又與周禮互異註者因謂釋地為殷制然則治經者果當宛轉比附以求通歟抑當守闕疑之訓歟周禮如硩蔟氏之類頗近於方術禮記如大同小康之說頗近於黃老遵之則恐為後儒竄入之言

攻之則不免輕議六經之誚治經者當何從歟明堂位稱夏后四璉殷六瑚而包氏論語註乃以爲夏瑚商璉春秋哀公八年宋已滅曹而趙岐孟子註乃以曹交爲曹君之弟朱子皆偶爾誤從攻之則啟叛註之漸遵之不免信傳不信經治經者又當何從歟鄭樵謂禹貢洪範相表裏以五行相生之次第配自冀至雍之方位孝經天經地義之旨溫成董君與河間獻王相問答亦以五行生剋爲說其言皆似近理然則治經者百氏之說不妨兼采歟抑讖緯解經究爲非理歟我

國家稽古右文昌明聖教

欽定諸經宣布庠序所以造就多士俾成明體達用之學者至深且切多士仰蒙
聖化必能則古稱先以副作人之盛意其各抒所見覘夙蘊焉

問史家之難無過表志諸史或有志無表有表無志或表志皆無南齊書至明言天文事祕戸口不知是以不作其果有合於闕疑之意歟抑究為疎陋歟隋志本名五代志以無所附麗奉詔編入隋書兼載前代無足怪也沈約宋書諸志亦多載前代之事豈沿流討源法應如是歟抑於史家斷限之例究未合歟司馬遷為天官

書史家因有天文天象諸志然日月星辰終古不易非每代各有一天也故劉知幾史通謂天文志可不必作其論果是歟抑作者別有故歟漢書地理志每載山川遼史地理志喜談沿革唐書地理志金史地理志並詳土貢物產五代史職方考則地名以外一切略之或取詳贍而有徵或取簡嚴而有體果孰為是歟漢書創藝文志隋書因有經籍志新舊唐書宋史亦皆有藝文志他史則闕焉其作者欲備一代之文獻其不作者則以為文章篇目無關善惡之褒貶也又孰為是歟宋書志及符瑞魏書志及釋老漢書表及古人唐書表及宰相

之世系不太濫歟抑詳所當詳歟諸史藝文志皆兼載
藏書
欽定明史則惟載明一代之著作諸史不過作表
欽定明史則於表外增圖此皆損所當損益所當益者
也所以損益之精義能仰窺而闡發之歟二十三史汗
牛充棟學者或皓首未之窮亦勢然也然劉知幾謂史
家三長在才在學在識而識爲尤難諸生學古入官他
日必有備
聖朝著作之選者其詳悉以對將以是驗史識焉

問葛天樂曲傳自皇初斷竹歌辭載諸別史詩之作也

其與文字俱興乎風會日啟文采日新自三百篇以下體格之變遷宗派之異同與夫作者之得失著書者累月窮年連篇盈牘或未能別白其是非載籍浩繁誠不能以一一數也至於

國家著爲程式多士習爲恒業者則源流本末可得而約畧言矣我

皇上慎重科名振興風雅鄉試二場削去表判加試五言唐律一首則五言唐律諸生所當究心者也用舉數端以觀所學唐書文藝傳稱沈佺期宋之問回忌聲病約句準篇故世言律詩始沈宋然楊慎五言律祖一書

所載六朝詩作皆通篇諧律則大輅之椎輪爻別有在歟能畧數一二歟以古人成語命題說者謂沈約江蘺生幽渚一篇本陸機塘上行句以是爲始然歟否歟唐人諸集近體雖至百韻亦總曰律詩高棅唐詩品彙乃創立排律之名說者謂本元微之鋪陳終始排比聲韻之語其立名果是歟抑强造歟唐人帖經不中式者許以詩贖故呂温集有贖帖詩不謂詩爲帖也毛奇齡刻唐人試帖其說果有據歟抑臆造歟唐重詩賦實自高宗調露中而文苑英華所錄者省試奉試吏部試監試州試府試諸詩乃皆開寳以後王維諸人之作其削而

不載歟抑作始未工皆不傳歟唐人試律多六韻然迎春東郊詩則八韻明堂火珠詩則四韻終南積雪詩乃至二韻說者謂八韻四韻乃臨時官限祖詠二韻之詩乃意盡而出未終卷也然歟否歟其韻率用題中平聲字然鶯出谷詩乃用眞韻其所用之韻必於詩中押出然求自試詩乃不出求字果可不拘歟抑別有說歟其以古語命題者如風雨雞鳴之類固恪遵註疏矣生芻一束詩參用鄭長倩書猶別一解也玉水記方流詩不全用顏延年意猶未離宗也山川出雲詩乃與禮記經旨不相關玉卮無當詩乃與韓非本意大相反果可隨

意立說矣抑允為疏謬歟科場試詩之

命行之三年矣必有潛心聲律和聲以鳴

國家之盛者其悉對無隱

乾隆甲辰會試策問三道

問五經同異雖更僕難窮然諸儒聚訟不決者不過數事今約舉一二以見大凡談易者率本圖書考孔安國論語註稱河圖即八卦而今本作五十五點孔穎達尚書疏載劉向劉歆並稱洛書有文而今本亦作四十五點宋人果何所受之歟古文尚書稱孔安國傳而所釋禹貢地名或在安國後又古文有湯誥而安國論語註

所引乃據墨子其故何歟詩序爲經師所遞授鄭樵乃力攻之周紫芝又復攻鄭至今說詩分兩派所得孰爲多歟公羊穀梁以日月說春秋其謬固矣左氏據晉史成書後儒明其事迹乃可推褒貶之由而啖趙以後動稱舍傳以求經經果可舍傳求歟禮記雜出諸儒固未能盡粹孫炎魏徵諸人重爲編定吳澄以後竄改彌多果可行歟抑當以張說之議爲是歟我

國家文教昌明

聖祖仁皇帝御纂及我

皇上欽定諸經釐正傳註至精至當諸生誦習久矣其

詳著於篇

問史家要領體例爲先遷固稱良史史記漢書皆立表劉知幾史學最精而所作史通乃欲廢表其說安在歐陽修撰唐書表志特繁及撰五代史譜考最畧其義何居史記包羅歷代其天官書劉知幾以爲當作漢書綜括一朝其天文志知幾以爲不當作持論果不謬歟地理地形諸志漢書詳山川魏書載古迹唐書及土貢遼史具沿革宋史則惟列地名經籍藝文諸志隋書記舊目之存佚諸史則否漢書據官目而七畧以外有所增舊唐書亦據官目而開元以後不復補秉筆者何所從

歟諸史皆本紀載詔令列傳載詩賦新唐書悉刪不錄
孰是孰非諸史皆有論贊元史獨闕孰得孰失周書於
當日口語每爲潤色元史於前代案牘多所因仍孰拙
孰工凡此諸條舊無定論諸生將備
聖朝著作之選其各抒所見以斷用觀史識
問小學之目有三曰訓詁曰六書曰音韻皆究通古義
之關鍵也我
聖祖仁皇帝御纂康熙字典音韻闡微我
皇上欽定叶韻彙輯音韻述微並辨別毫釐權衡今古
諸生但鑽渦一即可別前代之瑕瑜略舉數端以觀考

證爾雅爲訓詁之祖小爾雅方言逺乎廣雅具有典型然疏密精觕則有別矣劉熙解字務取諧音果有所傳乎陸佃羅願支流旁出亦有裨經義否也說文部分次序徐鍇繫傳所說確否玉篇類篇稍有更易戴侗楊桓周伯琦魏校盡變古法果有所見歟僧行均於說文九千字外多所推廣郭忠恕所收古籀亦增於說文數百倍果可據歟隋志稱婆羅門書以十四字貫一切音自東漢已入中國是等韻在四聲前今等韻乃緣四聲起二者孰爲韻本今韻祖廣韻後變而集韻韻畧五音集韻韻會正韻其沿革何如古韻吳棫始有書陳第又別

爲一法其得失何如各條舉以對

嘉慶丙辰會試策問五道

問三易掌於太卜則易本卜筮之書卽象數以明人事王弼以後乃詮以心性劉牧以後多推演河洛及其詁經則仍訓釋爻象未嘗取義於河洛其故何歟洪範明天人之應爲治法大原劉向劉歆之傳劉知幾駁爲不經禹貢地理毛晃以來爲專門之學程大昌圖論宋孝宗斥爲無用其故又何歟司馬遷稱古詩三千孔子删至三百十一篇然株林一篇距孔子僅數十年何以稱古詩歟王柏删削國風許謙疑之吳師道乃是柏而非

謙以誰爲是歟說春秋者廢三傳始唐啖助三傳果可廢歟謂春秋有貶無褒始宋孫復春秋果有貶無褒歟張虙奏進月令解請每月按令施行古制果可行歟魏徵類禮爲張說所駁吳澄禮記纂言與徵書一例虞集乃以爲精密古經果可改歟諸生幸際

昌時經籍道光必有深究古義者其詳悉以對

問史例亦繁矣新五代史仿春秋書法意主謹嚴而又不免於疏漏宋史四百五十卷意求賅備而又不免於冗濫將何所從歟謂史當潤色以從文則周書以華而不實雅而不檢見譏於後人謂史當樸實以從質則元

史河渠志稱耿參政祭祀志稱田司徒復有直錄案牘之詞又將何所從歟表志創自馬班後漢書無志北宋孫奭補以司馬彪書亦未作表熊方爲補三表誠以周官太史掌國六典詳載故事固史職也而劉知幾史通乃欲廢表志孰爲是歟新唐書於有著述無列傳者存其人於藝文志本條之下元史於有列傳者附存其書於本傳無列傳者即不載其書孰爲善歟諸史本紀載詔令列傳載詞賦新唐書則全刪諸史或有論或有贊或兼有論贊元史則皆不作又孰爲善歟諸生行將珥筆

形墀備云明著作之選其剖決是非用覘學識問孔子後儒分為八然學術無殊至宋而洛蜀二黨各立門戶於是有程蘇之學洛黨又自分兩岐楊時一派傳於閩周行己一派傳於浙於是有新安永嘉之學程守禮法蘇以為偽蘇尚文章程以為雜新安談心性辨儒墨永嘉以為迂腐永嘉講經濟務博洽新安以為粗浮果皆中其失歟周密齊東野語極掊擊程氏之徒程敏政蘇氏檮杌抑又甚焉固黨同伐異之見然二家毋亦均有賢者之過歟周公手定周禮聖人非不講事功孔子問禮問官聖人非不講考證不通天下之事勢而

坐談性命不究前代之成敗而臆斷是非恐於道亦未有合永嘉之學或可與新安相輔歟抑實有不可並立者歟

聖朝刑政修明儒者久無朋黨之習尚論學術之得失可平心而決從違其詳抒所見

問經義始宋熙寧傳於今者惟劉左史集載十七篇宋文鑑載一篇制義模範載十六篇而已坊刻有王安石蘇轍等經義果有所傳歟抑僞託歟兼用四書始元延祐其式備於倪士毅作義要訣有冒題原題講題結題四法能詳其大意歟明吳伯宗榮進集載其法式辛亥

會試卷體裁與宋元不殊其變爲今體始何時歟成化後體尚謹嚴正德後局加宏敞隆慶後機巧日生天啟後才華競出其得失能指數歟歸有光古文宗韓歐王世貞古文宗秦漢交相譏也有光經義竟學韓歐世貞經義則不敢學秦漢其時老師宿儒典型猶在故也後艾南英宗有光之說陳子龍接世貞之脈乃均以其文體入經義而豫章雲間兩派遂互相勝負於文壇其中亦各有眞僞能一一辨別歟多士幸逢

景運文治昌明三冬續學之餘經義尤爲所專肄其據所心得著於篇

問

功令以詩試士則試帖宜講也然必工諸體詩而後可以工試帖又必深知古人之得失而後可以工諸體詩齊梁綺靡去李杜遠甚而杜甫以陰鏗比李白又自稱頗學陰何其故何也蘇黃爲元祐大宗元好問論詩絶句指爲滄海橫流其故又何也王孟清音惟求妙悟於美刺無關而論者謂之上乘元白諷諭源出變雅有益勸懲而論者謂之落言詮涉理路然歟否歟擊壤流爲濂洛風雅是不入詩格者也然據理而談亦無以難之昌谷集流爲鐵厓樂府是破壞詩律者也然嗜奇驚衆

亦不廢之何以救其弊歟北地信陽以摹擬漢唐流爲膚濫然因此禁學漢唐是盡偭古人之規矩也公安竟陵以莩甲新意流爲纖佻然因此惡生新意是錮天下之性靈也又何以酌其中歟和聲以鳴

國家之盛於多士有厚望焉其詳悉以對

嘉慶壬戌會試策問五道

問王弼註易稱即鄭氏之本然文言附乾坤二卦末中興書目載鄭氏易惟存文言一卷是文言自爲卷矣其故何歟吳澄摘辭傳中有文言錯簡然歟否歟尚書脫簡劉向本有明文後儒爲武成洪範錯簡者誰歟今

本尚書乃衛包改隸薛季宣之古文尚書何自來歟鄭樵王質朱子同一不信詩序然說各不同能分別之歟呂氏讀詩記所引朱氏之說卽是朱子乃與集傳不合且集傳序無一字攻序是又何歟左傳有後儒竄入者二處其一爲牽就漢姓其一究何取歟春秋析傳附經左氏爲杜預穀梁爲范甯公羊又誰所析歟隋志稱禮記四十六篇月令明堂位樂記乃馬融增入然後漢書載戴聖弟子橋仁作禮記章句四十九篇實在融前隋志何所據歟元延祐中復科舉易詩書皆參用宋儒惟禮記專用古註疏是何意歟

聖代經學早明其各抒所見以對

問史家褒貶宜祖春秋歐陽修新五代史書法謹嚴而後人病其漏畧卒不廢薛居正書繁與簡宜何從歟宋濂元史多沿案牘之文世以爲譏宋祁新唐書多用雕琢之詞世又以爲譏其得失究安在歟史記漢書列傳多載詞賦後人以爲近於總集新唐書凡詔令皆不錄後人又以爲失載王言當以何爲準歟劉知幾欲廢表志是誠偏見然如宋書之志符瑞魏書之志釋老漢書之表古今人唐書之表宰相世系亦未免徒釀繁文如斯之類能詳數諸史之表志指其某例當删歟明史天

文志有圖蓋測量非圖則不解故刱是例也亦有似此當增者歟後漢書論後有贊元史則論贊俱無以誰爲是歟諸生卽翔步玉堂備著作之選其詳悉以對

問大戴禮稱孔子教哀公學爾雅則其書古矣乃多引周末諸子之文何歟邢昺之疏以發明郭璞註也乃往往註疏畱同又何歟李燾以五音編說文徐鍇已先有是作二書之異同優劣安在歟皇侃論語義疏所引說文多與今本不同其故又安在歟廣韻踵唐韻而作顏元孫干祿字書所列唐韻部分次序與廣韻頗異何歟陸法言切韻部分極嚴唐代官韻定其某部通某部宋

代官韻又或定某部通某部各有其人能舉其姓名歟言古韻者一爲吳棫一爲陳第孰爲是歟言等韻者一云始唐釋神珙一云始漢明帝時孰爲確歟小學之書用以釐正訓詁考訂音義實窮經學古之關鍵多士久沐

聖化必有悉其源流者其詳著於篇

問周禮一書尊爲經矣實則當日之政典也沿而作者史志謂之故事今百不存一其僅存者唐六典開元禮杜佑通典政和五禮新儀大金集禮元典章明集禮明會典而已能舉其梗槩歟後人所補撰者有漢制考西

漢會要東漢會要唐會要五代會要能舉其爲何代何人歟中興禮書經世大典至正條格書雖尚存世不多見有博涉此僻本者歟我

聖朝醲化懿綱超軼三代一切典制因時損益皆足爲

萬世典型以舊修會典一百卷事例一百八十卷止於

乾隆二十三年

特命廷臣開館纂修多士鵲起登科木天珥筆即有天

祿編摩之責其準古酌今約舉前代之體例備採擇焉

問屈宋以前無以文章名世者枚馬以後詞賦始多典論以後論文始盛至唐宋而門戶分異同競矣齊梁陳

隋韓愈以為衆作等蟬噪杜甫則云頗學陰何苦用心李白觸忤權倖杜甫憂國忠君而朱子謂李杜祇是酒人韓愈平淮西碑李商隱推之甚力而姚鉉撰唐文粹乃黜韓而仍錄叚文昌作元稹多綺羅脂粉之詞固矣白居易詩如十首秦吟近正聲者原自不乏杜牧乃一例詆之蘇黃為宋代巨擘而魏泰東軒筆錄詆黃為當其拾幾羽往往失鵬鯨元好問論詩絕句亦曰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却是誰凡此作者論者皆非淺學其牴牾必有故焉多士潛心文藝久矣其持平以對

與余存吾太史書

昀再拜啟存吾太史閣下承示戴東原尊書具見表章
古學之深心所舉著書大旨亦具得作者本意惟中有
一條畧須商榷東原與昀交二十餘年主昀家前後幾
十年凡所撰錄不以昀爲弇陋頗相質證無不犁然有
當於心者獨聲韻考一編東原計昀必異論竟不謀而
付刻刻成昀乃見之遂爲平生之遺憾蓋東原研究古
義務求精核於諸家無所偏主其堅持成見者則在不
使外國之學勝中國不使後人之學勝古人故於等韻
之學以孫炎反切爲鼻祖而排斥神珙反紐爲元和以
後之說夫神珙爲元和中人固無疑義然隋書經籍志

明載梵書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漢明帝時與佛經同入中國實在孫炎以前百餘年且志爲唐人所撰遠有端緒非宋以後臆揣者比安得以等韻之學歸諸神珙反謂爲孫炎之末派旁支哉東原博極羣書此條不應不見昀嘗舉此條詰東原東原亦不應不記而刻是書時仍諱而不言務伸已說遂類西河毛氏之所爲是亦通人之一蔽也若姑置此書不言而括其與江愼修論古音者爲一條則東原平生著作遂粹然無瑕似亦愛人以德之一端昀於東原交不薄嘗自恨當時不能與力爭失朋友規過之義故今日特布腹心於左右所刊改

此條勿彰其短以盡平生相與之情芻蕘之言是否可
採惟高明詳裁之

與朝鮮洪耳溪書

紀昀頓首奉書耳溪先生執事前因東琛入獻得接容
輝見道氣深醇峙立交閭如霜林獨鶴已驚爲丰采迥
殊迨承謙挹不鄙昀之不文以大集見示文章爾雅訓
詞深厚公餘雒誦宛然與君子面談嘆有德有言理誠
不謬昀才鈍學疎本未窺作者之門徑徒以聞諸師友
者謂文章一道傳自古人自應守古人之規矩可以神
而明之不可以偭而改之是以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

言不欲以側調么絃新聲別奏今統觀雅製實愜素心是眞異地之同調矣不揣弇陋竟爲徐無黨之續先生亦許以賞音是我二人彼此以知己相許也夫人不相知日接膝而邈若山河苟其相知則千萬載如旦夕千萬里如庭除淸風朗月儻一相思但展卷微哦即可作故人對語矣前兩接手書俱已裝潢成軸付小孫樹馨收貯茲拜讀華藻亦併付珍弆此孫尚能讀書俾知兩老人如是之神交亦將來佳話也茲因鄭同知歸軺之便附上水蛀硯一方上有拙銘白瑪瑙搔背一件郎窰康熙中御窰今百年矣水中丞一件葛雲瞻茶注一件宜興之名工

各系以小詩先生置之几右時一摩挲亦足闊遠想也臨楮馳溯不備

再與朝鮮洪耳溪書

昀拜啟耳溪先生閣下晋人有言非惟能言人不得併索解人亦不得文章契合自古難矣今於海外得先生之文昀讀之雖不甚解而似有所解俯讀先生來書亦似以昀為粗能解者是昀能略知先生先生又能深知昀也迢迢溟渤封域各殊豈非天假之緣歟別期在邇後會無期此日不向先生一言又何日能傾倒情悰耶嘗謂文章一道旁門至多旁門自以為正脈者尤多其

在當時旁門自恐其不勝必多方以爭之守正脈者大都孤直淡泊之士聲氣必不如其廣作用必不如其巧故旁門恒勝正脈恒微自宋以來兩派遂如陰陽晝夜之並行不能絕一先生生於海隅獨挺然追古作者豈非豪傑之士不汩於流俗不惑於異學者哉然韋布寒儒閉門學古各尊所聞而已有主持文柄之責者則當爲振興斯道計先生身爲國相又爲儒宗願謹持此義以導東國之學者登高之呼必皆響應久而互相傳習使文章正脈則存一支於滄海之外豈非盛事歟若夫風雲月露之詞脂粉綺羅之句知先生必不尚至於摹

擬詰屈以為古奧如歷下之頹波撏撦典籍以炫博洽如雲間之末派皆自稱古學實皆僞體所謂金玉其外而敗絮其中者也尤願先生勿崇獎之則先生有功於海東大矣敢抒所知希為採擇臨楮縷縷不盡欲言

與朝鮮洪薰谷書

紀昀頓首致書薰谷世講侍史前在都門數聆麈論風流文采照映一時對之使人心折嘗謂為大臣之子難於寒素為名父之子難於恒流世祿之家易於登進然少習富貴之晏安長逐冠蓋之交游雖諳練掌故習知政事誠如贊皇之所云究不免疎闊詩書馳驅聲利而

吾兄能恪承庭訓沈浸翰墨歷踐清華專對之才聞於上國使人有烏衣王謝之目其難能者一士族子作詩凝符不知其幾而韓昶之改金根白老之無文性嗤點至今豈非以昌黎樊南爲之父耶今尊大人以一代詞宗領袖東國與中華作者相頡頏此所謂極盛難爲繼也而吾兄善讀父書傳其家學如超宗之有鳳毛叔黨之稱小坡其難能者二故昀與尊大人談恒爽然意消與吾兄談亦爽然意消奉別以後羣紀兼懷蓋非無故而然矣昨接手書兼承朋錫海天寥闊遠想邈然雋品高門諒不久即登清要惟冀使車西上更一睹清光作

竟日談耳敬因羽便附候興居臨楮縷縷不備

與陳梅垞編修書

試帖爲詩之支流然非深於詩者試帖必不工猶之不能行草則楷字無生韻不能寫意則鉤勒皆俗格李鄴侯披一品衣抱九仙骨其意境不在形骸間也昨館丈以新擬試帖若干首見示循環雒誦覺清思妙悟取題意於若忽之間而傳題神於町畦之外如栩栩之蘧塵陰未滿螺黛翠纔齊松陰五月涼之寒應生小閣陰自上蕢階碧影圓如織疎枝印作欽漠漠水田飛白鷺之一行齊遠樹幾點亂晴暉極浦煙初霽連阡巒正肥銜

波霜映月照水雪添衣山靜似太古之鷄犬層雲外牛
羊落照中日長如小年之乾坤留晷影壺嶠結仙緣機
杼勞添線階墀憚敖甑山雨欲來風滿樓之簾幙一時
捲軒窗到處通飄飄飛落葉淅淅傍高桐日色遮青嶂
雲花霏碧空輕寒生水樹纖垢淨花叢泛江采芙蓉之
細浪隨輕槳微風漾短航歌聲還葉裏笑語水中央江
湖秋水多之孤嶼明無際晴煙瀉若何天光連浩渺雲
影漾婆娑荻蒲喧漁唱蓮蕩起棹歌泛泛齊拍岸脈脈
自盈科遶樹千行失飛鴻一字過明月照高樓之光排
虛循入流到小窗留十二闌干臈三分枕簟秋落日照

漁家之平沙纔落日秋水正盈門磯畔歸舟泊波間急棹喧魚鱗織柳貫鵶背彩霞翻秋水共長天一色之潮平迷遠樹帆巢趁長空倒影青巒失涵虛碧落通鏡開飛宿鷺霞捲戲新鴻暮靄生天末秋光入畫中流水聲中讀古詩之響答琤瑽瀨吟兼斷續聲會心風雅奏洗耳笛箏鳴詞源倒流三峽水之浩渺文瀾壯三巴湖上游直從巫峽落倒瀉蜀江流風雨毫端集魚龍腕底收翠屏擘掌列銀練盪胸浮曉策六鼇之赤日金波湧青雲碧落垂鵬途方振策驪穴擬探奇夢筆生花之珊架舒瓊蕊書城葔綺霞詩正而葩之寓言關至道綺思奪

天工溯起商周迹參將鄭衛風萬跗須辨別根蒂並昭融十日一雨之逢庚常不爽周甲總相宜候以干支紀年還卅六期行不由徑之順逆艮易事趨近亦常情荷淨納凉時之花到無言處人當獨坐時地幽塵不染秋近暑先辭促織鳴之暗凉生枕簟餘響到簾櫳幾許離人恨無端嬾婦驚蕉窗時破夢蘭閣最關情皆能意入題中神游句外惟妙惟肖不即不離眞此體中最高之境昀多年從事於此近老矣不復能抽黃對白然佳處則猶能領畧對之獲一珍珠船也把玩數日畧舉其尤勝者摘爲句圖如右稿已久就緣日短事冗不能書札

奉覆昨蒙來問不得已使樹馨代寫希爲轉呈併代達
快睹幸睹之意順候近佳不備

復法時帆祭酒書

拙藏順治十八年搢紳得大筆題識竟得刻於有資考證之數豈非伯樂一顧駿足千金耶謝謝詩纂卷首看過十之六七尚未敢加籤大段無可擬議惟眞王嘉字韻一首擬刪去唐韻麻部本有佳字公乘億秋菊有佳色詩可以證也宋韻以係上平部首而芟除之後人刻唐試帖者遂弁公乘億此詩改佳爲嘉頗不成語茲詩押山色嘉究非好句如徑改爲佳又與官韻不符嫌於

弗遵功令似應删之爲兩全耳連日冗忙俟偷暇加鐵

完備卽繳上呈閱順候近祉不宣

紀文達公遺集卷第十二